

广州文史资料

(选辑)

第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

(选辑)

第二十三辑

(内部发行)

yt/oo/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1年6月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三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137,000字

1981年6月 印数1—6,000

书号：11111·77 定价：0.79元

目 录

- 周恩来同志和李特顾问进入江西苏区的经过 益 奋 (1)
- 江西红四军首次入粤出击大埔虎市的胜利 余仲祺 (11)
- 第四军独立团在两湖、南昌、粤东的战斗 周士第 何锦洲记录 (16)
- 回忆彭湃同志在广州的几件事 林务农 陈仲谦整理 (39)
- 追忆往事几则 莫应淮 (43)
- 抗战后期在敌后的李济琛 陈远图 (52)
- 广东早期的水利工程“芦苞水闸” 刘锦涛 (55)
- 解放前广州市私营机器工业概况 伍锦 (73)
- 广州最早“劳资合作”的艺坚机器厂 何沛石 刘锦涛执笔 (107)
- 广州市的油墨工业 陈醒吾等 (127)
- 广州先施公司卅多年的盛衰 肖汎波 (136)
- 广东国民大学校史概略 祁士恭 (154)

记六十年前广东第一次全省美展的风波

..... 胡根天 (163)

回忆四十年代的音乐茶座 关楚梅 梁白川 (170)

广州中医团体史话 谢炜南 (176)

荔枝湾史话 荔湾区政协写作小组 (180)

泮塘五秀 荔湾区政协写作小组 (189)

纽约华侨洗衣馆的变迁 方富尔等 (196)

我所知道的南洋华侨黄陆佑

..... 李文 邱庆镛辑录 (214)

增城县国民兵团始末忆述 肖衍年 (233) 22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地区蒋军部队及其派系情况

..... 张干樵 (241)

周恩来同志和李特顾问 进入江西苏区的经过

——忆中共青溪交通总站

益 奋

中共青溪交通总站的设立

1930年冬，中共中央为了沟通江西苏区，密切与苏区的联系，加强对苏区人力物力的支援并使中央的重大决策能够在江西苏区迅速得到贯彻执行，在当时闽粤赣边区省委成立不久的时候，设立了中共青溪交通总站。交通总站由上海地下党中央和香港地下党南方局双重领导，以闽西解放区边区省委所在地为后方总站，以江西中央苏区为终点，沿途分段建立通讯站，互相联系接头。这是一条联络线，也是一条交通线。在当时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封锁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青溪交通总站对于沟通和支援江西苏区，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各级干部要到江西苏区去，一般是从上海乘轮船到香港，由香港交通站接待，等青溪总站派出

交通员到香港引带来汕头，然后转乘火车到潮安。到达潮安时，刚刚赶上当天下午开往大埔的电船，经过一天一夜的航程，第二天下午到达大埔县城，再步行三十华里，或乘搭站里的小帆船，便到达青溪交通总站。香港南方局派干部进入苏区，也是经这条路线。交通员到达总站，向总站交代清楚工作任务后，便由总站给他写一封回港介绍信（秘密的），带回香港招待所。他们为了赶时间和避免旅途上可能发生的意外，一般都不在汕头停留居住。汕头香港间有专线轮船来往，下午五时上船，翌晨五时便可到港。回上海的交通员则要候船一两天。各地交通员在汕头相遇时，为了躲过敌人耳目，彼此只点头示意，不通姓名，不作交谈。

交通员的工作任务十分重要，而在敌占区的处境又非常危险，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可能。因此选派交通员时，都是选派忠实勇敢而又机警灵敏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充当。他们把自己所引带的人员和所携带的党的机密文件，视同自己的生命，必须带到和交到交通站，取得了回头信，才算完成任务。比较高级的领导干部需要随从人员同往苏区的，也要经过接收站领导的同意。青溪交通站经常雇有两三条小艇备用，返回香港或上海的交通员，一般当晚都到小艇上住宿，翌晨便驶到大埔城河边码头，转搭开往潮安的电船。交通员每次需付艮二元作雇艇的费用。当时长期划艇的是当地的党员同志余加顺（花号“口班古”）和余宜头（花号“咳鬼”），为人勇敢诚实，机智慎重，善于保密，任务完成得很好。

李特<又名李德>顾问和周恩来同志进入江西苏区的经过

1931年秋冬间，第三国际派来的顾问李特〔德〕和周恩来同志曾先后经过青溪交通站进入江西苏区。他们进入苏区的经过充满了惊险和机智，说明青溪交通总站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特是德国籍人，为第三国际秘密派来中国，没有所在国大使馆签发的护照。一个没有护照的外国人在华洋杂处的上海，还不那么容易被发觉，但要离开上海，就难逃海关的检查。李特从上海上船时，党组织的码头工人为了避免海关的检查，就将他装在一个大木箱里，箱面刷上“小心轻放”的字样，吊上船去。“大木箱”一上船，海员工人就与护送交通员告知李特由箱底出来，秘密转到预定的房位去，锁上房门。经过二天二夜的航程，李特就到了汕头。

青溪站事前得到上海站的通知，当李特的船达到汕头时，我们已先派好两条小帆船守候在码头。李特被引带到小帆船上，两只小船一前一后，向潮安驶去。李特不懂中国话，交通站的同志又不懂外语，因此两只小船上的人員都预先安排了应付意外事故的手勢和暗語，密切注视着沿江两岸的动静。李特会游水，我们做好了准备，必要时就告知李特跳进江里游水。小船驶近潮安江面途中，当前船驶近敌人征收船只税款的税卡时，远远看见许多武装士兵在与船上商人

争吵，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故。前船的交通员便向后船打手势，后船的交通员就示意李特跳水。李特从船尾潜下水去，潜游了几十米，等交通员发出平安无事的暗号时，才游回在前进中的小船上。这时离敌人税卡已经很远，才逃出了敌人的眼睛。

李特乘小木船到达青溪站后，休息一日，第二天晚上，在武装护送下步行三十华里，便到了闽西永定县解放了的村子桃坑村。这是与青溪交通站直接交接的最前端的一个站，是进入苏区的重要关口。这里有新建立的苏维埃民主政府，到了这里，白天就可以公开行动了。青溪站就这样把李特顾问送进了苏区。

李特顾问进入苏区不久，周恩来同志也从上海乘太古轮船到汕头转入苏区。当时已是冬天，上海的有钱人都穿皮衣戴皮帽了。周恩来同志是公开了身份的党的领导人之一，因此这次进入苏区，要特别注意掩人耳目。他打扮成一般老百姓模样，坐三等舱，同普通平民混在一起。青溪站接获通知后，也同引带李特一样，派两只小艇在海傍等候。周恩来同志下了船便登上小艇，不经汕头市区，迳溯韩江直上，驶赴潮安。这时青溪站派出交通员先从潮安乘电船到大埔县城，做好打前站的准备。站领导请求闽西后方派来一个中队的武装，准备接送。冬日水浅，船又溯江逆风而上，划船的同志又十分劳累，因此周恩来同志比预定时间迟了一天半才到达大埔城郊的狮子口。青溪站因恐沿途失误，便由站长蔡雨青

，付站长杨献林率领一中队武装（短枪便衣）到离城五华里处埋伏瞭望，准备万一有事时武装接应。蔡雨青还领着一小队人插前到城郊沙坝江边等候。当这一小队人赶到江边沙滩时，只见下游两只小艇，一前一后，左摇右拽地向前撑来，便立即放出讯号，并用暗语唱起客家山歌来。那山歌唱的是：“衰阿鬼啊！归来呢啊！我们在此等候你啊！”船上的人听了歌声，知道是自己人在接应，便迅速前来并通报后船紧跟上来。接应的分队中会划船的同志也一起下船协助划桨。因此地离青溪站还有三十华里渡过这关口，以上便较安全青溪站范围了，站长便将武装护送中队分为两队，一队随船护送，一队沿山路速回站所，安排一切。周恩来同志到达青溪站时已是夜里九点多钟了。当时站里的同志很少人知道是周恩来同志来了。

周恩来同志在青溪站休息一天，第二天傍晚又继续登程。晚上在崎岖山路上行走，不敢点马灯，也不敢打手电筒。我们准备了一张竹椅改装的“轿子”，又挑选了四名忠实勇敢的群众，请周恩来同志坐上“轿子”，抬着他前进。但周恩来同志坚决拒绝，始终坚持步行，不肯上“轿”。我们还派出武装队伍，分前后两队护送，把周恩来同志送到了最近的解放区永定县桃坑村。从第三天起，周恩来同志由桃坑村继续前进，在交通员引路和少数武装队伍护送下，白天从容步行，每三五十华里便有一个交通站可以休息吃饭。周恩来同志就这样安全到达了闽西长汀县“闽粤赣”边区省委

稍休憩，然后才进入了江西苏区一瑞金。

周恩来同志在青溪站时，给我们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他一到站，不顾自己的疲劳，首先关怀划艇工人和护送的同志，再三嘱咐他们要好好休息。他在站内吃的是蕃薯、青菜和糙米饭，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毫无特殊之处。他一有时间就和同志们谈心，谦虚诚恳，平易近人。当护送的干部群众向他告别时，他非常亲切地同大家一一握手，一再祝贺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这种情景，至今忆起，犹令人非常感动。

在各个方面的斗争

青溪交通站自成立之日起，即负起非常繁重的任务，经历了许多尖锐复杂的斗争。交通站初由蔡雨青同志负责。蔡是大埔县赤水村人，1928年参加地下党组织，1929年冬调到青溪，在埔北地下区委担任秘书工作。他与青溪的群众关系非常密切。他与青溪群众举行青溪暴动，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在被反动派反扑时，转入地下活动。青溪交通站最初是在地下活动的环境中建立起来，开展活动的。1932年初蔡调到闽西上杭中途站后，青溪站由党中央另派曾昌明（花名“学老古”）接任。交通员前后共计有十余人，工作都十分出色，如赖义哉、张超、黄华、卢某、肖某杨雄初兄弟等都在交通工作上做出很大的贡献。交通员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在红军长征前后为党的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青溪站向江西苏区先后输送了不少干部。上海地下党中央撤迁到江西苏区时，由青溪进入苏区的干部，约以千计如张闻天，博古，瞿秋白，邓小平，刘少奇，罗瑞卿等等高级领导干部全由青溪站进入中央苏区的。当时的苏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下，生活非常艰苦。在长汀县城，一块艮元可买三十多斤猪肉，但买盐却只能买到二两多（还是小两）。电讯器材、医疗卫生器械和药品等更是非常缺乏。青溪交通站也负起了向苏区输送物资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当年由汕头转到青溪站运入苏区的军用器材、民用物资等，据不完全统计约在7.8千吨左右。

江西苏区购买军用器材、卫生器械和医药等所需的资金，多出自红军由敌人那里缴获的黄金和白艮。黄金大多数是零碎的金饰。这些金艮大都由交通员带到香港交由香港地下组织换成港钞，才购买所需物品。当时香港英政府勾结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残酷镇压。这些到香港去的交通员，如一旦被侦悉有共产党嫌疑，就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一旦被捕，就往往被解送原籍，交当地反动政府处理，其中绝大多数都遭到杀害。1930年冬，南方局香港机关被破获时，大批同志被捕，被分别解回原籍，先后牺牲。张土生因坚不供出原籍所在，被解回广州枪杀；房明光、邓凤鳌被解回汕头，房在轮船进入汕头港时跳海身死，邓在汕头被杀害。

经由青溪站输入苏区的物资，在转运途中也备历艰苦。食盐大多由青溪群众利用夜晚肩运到桃坑村转到闽西。比较

大批的物资则由站雇用私人帆船载运，经常负责运输的有余维机父子和余良宜船员六七人。反动政府在潮州湘子桥设有税卡，税吏邹某是长治人，在青溪当过教师，父母也在青溪当小商贩。他和青溪许多革命同志，彼此都互相认识。党组织为了使转运物资顺利通过税卡，便派人做他的父母的工作。当我们的物资船通过税卡时，邹某给我们不少的方便。他见了我们，往往说句“又是青溪人，又是电讯器材，又是西药，什么鬼运到哪儿去”？我们便通过了。每次通过时，我们都给他一点茶水费。

1935年秋，青溪站被叛徒告密，叛徒是铁坑小站的邹高轩，邹维遵，我们通讯和运输的方法、接头的地点，都被泄露。叛徒反复引带驻大埔反动军队陈绍武团的肖营向青溪进扰，围捕青溪群众和革命同志。余加顺、余仲邈和永丰客栈余良晋等十余人先后被捕，惨遭严刑拷打，但个个坚贞不二，没有出卖党的机密。在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的时候，青溪站负责人曾昌明、郑启彬两同志秘密从多宝坑迁到松口镇米墟街地下商店暂避。叛徒竟跟踪到松口，郑启彬在街上被捕，曾昌明从商店后门逃去，幸免于难。敌人对青溪站的进扰，使当地人民遭了一场浩劫。

青溪交通站周围三十华里内的肃反斗争，在当时也是十分剧烈的。反动军队经常向我交通线窜扰，威胁交通线的安全。在离我们交通干线仅三里路的党坪村，就驻有国民党部队张占廷部的一个中队。他们同大埔城的团队勾结，经常威

胁我交通线的安全。我们交通武装大队曾于1931年冬间对党坪村的敌军实行突然袭击，全歼守敌，扫除了留在我交通干线上一个大的障碍。以后反动当局又成立了“八乡联防总团”，以丘雪初为总团长，经常截击我交通线。

一次夜间，丘雪初率领武装团丁百余人，埋伏在我交通线两侧，在路中央放置一盏马灯，伪装老百姓过路的样子，企图欺骗我们如不警惕通过时，予以歼灭。我武装队看穿了敌人的诡计，立即将运输队后撤，并派出武装士兵一队潜近灯火处，观察动静。当发现道路两侧藏有敌人伏兵时，我武装立即前后夹击，打退了这股敌人，使运输队继续前进。丘雪初在这一役中，乘黑夜狼狈逃窜。

我交通员同群众有极密切的联系，在各种活动中侦知敌人的动向，使我们取主动权，及时打击敌人。在上述伏击战之后，丘雪初向大埔城驻军和县政府报功领奖。一次，在县城神泉街“丘会元”山货店里，丘雪初向他的亲友说：“共产党真厉害，没有中伏，反被他将计就计，包围了我们！”丘的亲友劝丘以后少走山路，以免危险。丘雪初回答说：“明天就改乘电船，到青溪去，并派兵接护”。这个话被我地下交通员听到，立即向交通站作了汇报。第二天，丘雪初果然坐电船到砂岗头地方上岸。站里的武装队早已有所布置，并派出尖兵，在离砂岗头五里的地方瞭望。等至下午二时许，不见丘雪初到来，武装兵就开始沿途搜索。在离村约三里处，石岗路转湾处即碰上了丘雪初的卫兵。丘见我

短枪武装队迎面袭来，即掉回头，企图逃跑，旋即逃到青溪村尾小溪边为我击毙。还有一个特务匪徒刘甘茂，一次扬言要带兵包围青溪共产党，这话又为我地下店员听见，通知交通站作了准备。果然不久，敌兵二百余来到青溪，我已有备疏散，敌兵旋即退走。这年春节除夕，刘甘茂回沿埔坪村家里过春节，我武装队乘老百姓烧放炮竹之际，在刘家门口，将刘击毙。

交通站对敌斗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群众并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在交通站武装队击毙了丘雪初之后，大埔县长和驻军团长勒令石上（即虎市）国民党区长缉“凶”法办，如“凶手”缉拿不到，即将全村保甲长押解到县惩办。石上区长是知道我地下活动的情况的，他的家属就住在青溪邻村，他对此案深感棘手，怕开罪了我们。最后他只得秘密告知所有保甲长众口一词，说“丘雪初是在二十里外被跟踪追杀的，并非被在青溪伏击，”并同保甲长一起就此具结，这样才把大埔县长和驻军团长打发走了。我们又得到了胜利。

青溪交通站的活动经过，已是在三十年代的事，今天追忆起来，深感我党事业的胜利，一刻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如果脱离群众，就会一事无成。这是有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江西红四军首次入粤

出击大埔虎市的胜利

余仲琪

一九二九年八月中，江西红四军在朱德军长，和毛主席率领下，一举解放了福建闽西龙岩，上杭，永定等县后，广东陈铭枢，陈济棠接受蒋介石反革命的指示，企图从广东边境包围进攻闽西红四军和新解放区各县，即派出陈维远一个旅之兵，进驻大埔，饶平，并由反动指挥部派出联络上校参谋丘文，廖武等到大埔等地活动，丘则回到他的家乡（大埔坪砂上村），耀武扬威，得意忘形，大言不惭地说：要到江西，福建围剿朱毛红军，……。

远近封建反动头目，如伪石上区长丘永干等等，闻声趋附其家。丘以家中房子不够宽敞，便移聚坪砂公学，作临时招待所，招待诸封建头目。

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侦悉他的反革命活动，立即向埔北区委和大埔县委汇报情况，区县委迅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为了支援闽西革命，打击敌人气焰，挫败敌人阴谋，决

定迅速调集县委和埔北区委的武装短枪队，县委由丘宗海书记率领，区委由张国栋同志率领，分二路出发，向敌人进攻，在当地党团组织密切配合下，得到准确的情报，在一个黄昏，二路人马前后埋伏，将他们包围起来，反动头目们饱醉后正在聚赌，丘张二同志首先沿砖柱攀上二楼，扳起驳壳手枪机，对准群敌扫射，群敌手足无措，逃奔无路，十余人中，仅一个姓廖的从窗口跳出后带伤逃走。我武装突击队胜利完成任务后，立即安全地照原来出发路线分二路撤回原基地。分散隐蔽下来，静观事态发展。此次县区委调集武装队约廿余人，因当地距离目的地远的有五六十华里，要经过不少乡村，目标很大，故只能以少数灵活行动。

事后反动派扬言：要在纵横卅里村子清剿等等，这一胜利撤回埔北区委的同志，有：张曼英，李锡英，石检等等，当地党团员积极分子黄华即丘园林，巫被，余映周也同时随队撤退。黄华同志就是后来任中共中央交通员出色的交通员之一。

次日驻防大埔城的敌军立即施行紧急戒严，说朱，毛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大埔境内，惊惶失措，潮汕敌人也震动戒严起来，这一突击的胜利已打击了敌人的阴谋计划，也直接支援了闽西解放区。

驻大埔县城的反动陈维远旅部，在惶恐中，企图固守埔城，立即派出二营兵力，配备有多挺重机枪，和轻机枪进驻粤闽边境重镇——虎市，分兵扼守隘口，形成犄角之势，反